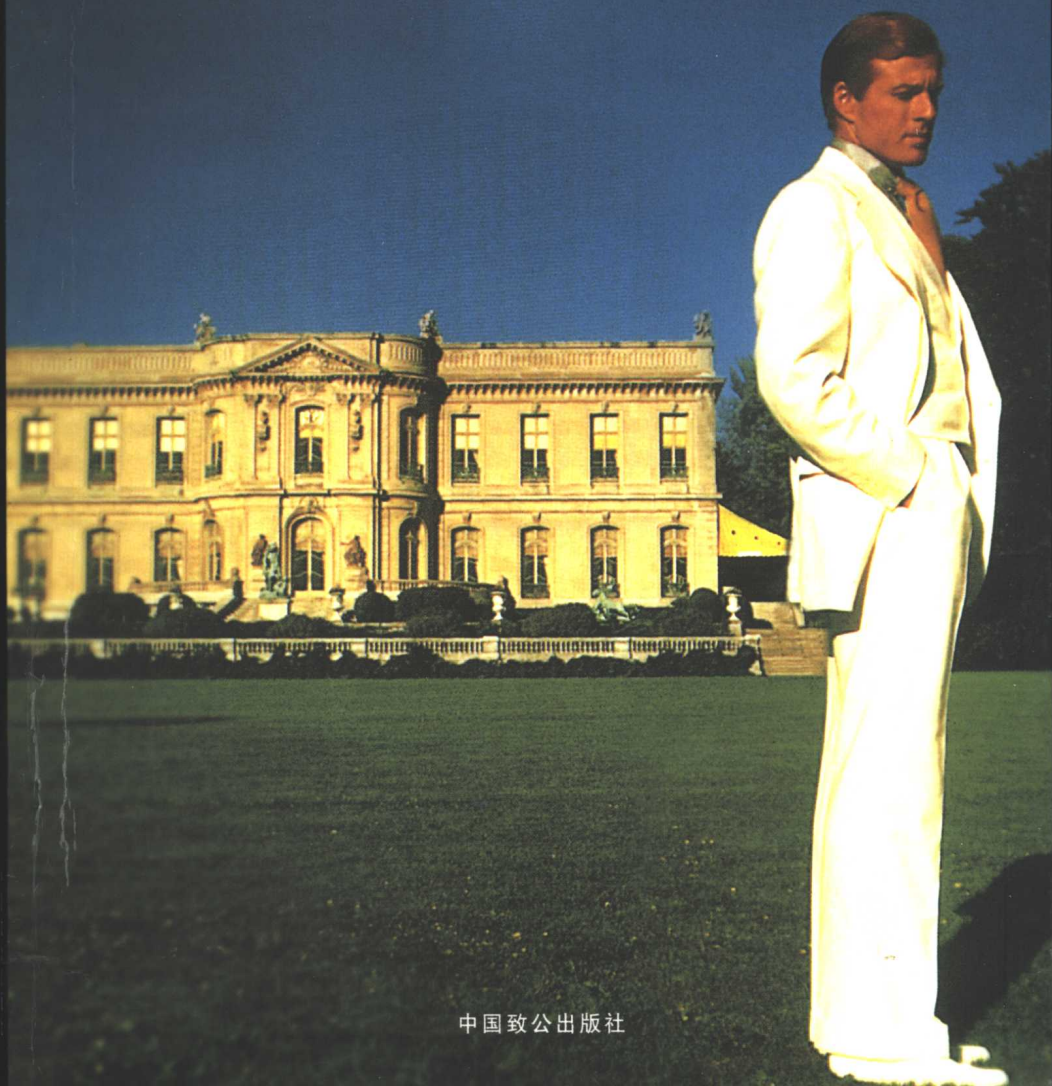


贵族之家

Home of the Gentry

[俄] 屠格涅夫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 著

刘伦振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族之家/(俄)屠格涅夫著;刘伦振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6辑)

ISBN 7-80179-153-3

I. ①贵… II. ①屠…②刘… III. 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8298号

贵族之家

译者:刘伦振

责任编辑:子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顺义燕山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55.625

字 数:4020千字

版 次:2003年8月第2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ISBN 7-80179-153-3/I·006

定价:323.00元(全二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一八一八~一八八三)是十九世纪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出生于奥勒尔省的贵族世家,早年丧父,十五岁入莫斯科大学学习。第二年转入彼得堡大学,毕业于一八三六年,其间思想倾向于民主,并开始诗歌创作。二十岁时赴柏林大学留学,四十年代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流派“自然派”的代表人物。一八五二年因发表悼念果戈里的文章而被捕入狱并遭流放。一八八三年于巴黎病逝。为屠格涅夫带来伟大声誉的是他的长篇小说。他毕生共有六部长篇小说留世:《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处女地》,其中成就最高的是《父与子》。

《贵族之家》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作于一八五九年。小说是以青年贵族拉夫列茨基的经历为线索展开情节的,拉夫列茨基与莫斯科退伍少将之女、年轻貌美的瓦尔瓦拉小姐相恋并草率地举办了婚礼。但当夫妇二人移居巴黎后,拉夫列茨基却发觉妻子对自己不忠。他一怒之下愤然回国,后来爱上了端庄而善良的远房甥女丽莎·卡里金。当他看到报纸上的一则关于他妻子的死讯后,他重新看到了幸福的曙光。然而,那则死讯竟然是讹传,瓦尔瓦拉并没有死,并且突然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在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作用下,丽莎遁入修道院,他也在妻子的苦苦哀求下没有和她解除婚约。此后,他在孤寂无助中痛苦地度过残生。和罗亭一样,拉夫列茨基也是个“多余人”的典型,尽管他在努力克服言论与行动脱节的弱点,注重务实,愿意接近人民,并力求在庄园里改善农

民的生活,但贵族习气和懒惰的作风使他只能向命运低头。小说以现实主义笔触生动地显示了贵族阶级的衰败和贵族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消亡,为没落的贵族谱写了一曲挽歌。

那引人入胜的情节、出神入化的景物描写、妙笔生花的心理世界呈现,使这部小说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一时间,举国上下掀起了读《贵族之家》的热潮,在俄国不读《贵族之家》几乎是一种罪过。

一个明媚的春日，向晚时分，几抹粉红的云彩高悬在清澈的天空，似乎无意驰掠，而是向深邃的苍穹隐去。

省会 O 城城厢的一条街上（故事发生在一八四二年），一幢漂亮房屋敞开的窗前，坐着两位妇人：一位五十岁左右，另一位已有七十岁。

她们中的前一位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卡利京娜。她的丈夫做过省检察官，是位以精通诉讼而显赫一时的人物，办事机敏而果断，但性情火爆，脾气执拗，约莫十年前已经过世。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上过大学，但家世贫寒，很早就懂得了飞黄腾达和捞取钱财的要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和他是恋爱结婚的：他一表人材，聪明伶俐，而且，在他心情愉快的时候，他也十分可爱。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出嫁前姓别斯托娃^①）还是在童年时就失去了双亲，在莫斯科一所贵族女子中学念了几年书以后，就从那里回到了距 O 城五十俄里^② 的家乡——波克罗夫斯科耶村，跟姑姑和哥哥生活在一起。不久，哥哥调往彼得堡赴任，还未能荣升高就就猝然亡故。他对待妹妹和姑姑都很不好，让她们吃了不少苦。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继承了波克罗夫斯科耶的产业，但在那里没住多久；就在她跟卡利京（他在几天之内就使她神魂颠倒）结婚后的第二年，波克罗夫斯科耶被换成了另一处田庄，收益高得多，但风景不美，也没有宅旁花园，而与此同时，卡利京在 O 城购置了一幢房屋，这里就成了他跟妻子的安居之所。这幢房屋有一个大花园，花园的一面直冲着城郊的

① 俄国习俗，出嫁前随娘家姓，出嫁后随夫家姓。

② 1 俄里等于 1.06 公里。

田野。“这么一来，”卡利京非常讨厌村居生活的寂寥，做出了决定，“就不必常常到乡下去了。”在内心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不止一次地惋惜风光如画的波克罗夫斯科耶，那里有欢悦的小溪，宽阔的牧场，葱绿的小树林，但她对丈夫百依百顺，并且崇拜他深谙世道的聪明才智。结婚十五年后，他死了，留给她一男二女。到了这时，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已习惯了这幢房屋和城市生活，就连她本人也不想从O城搬走了。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年轻时享有金发美女的美誉，到了半百之年，她的模样儿还不失当年的妩媚，尽管她已有点儿发福，线条也不那么清丽了。她的性情与其说是善良，不如说是多愁善感。长大成人之后，她仍然保持着贵族女子中学里的作派；她娇纵自己，稍不顺心就发脾气，甚至哭天抹泪；不过，在她的一切愿望得到满足，谁也不违拂她时，她也显得非常和蔼可亲。她的宅院是城里最令人神往的场所。她的财产相当可观，这主要不是她从娘家继承得来的，而是她丈夫亲手挣来的。两个女儿跟她住在一起；儿子在彼得堡最好的一所公立学校里上学。

跟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坐在窗前的老太婆是她父亲的妹妹，这位姑姑曾在波克罗夫斯科耶陪她度过了好几年孤寂的岁月，她名叫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别斯托娃，有个“怪婆子”的绰号，性格独立不羁，对一切人都照直实话实说，别看她钱财少得可怜，却摆出一副腰缠万贯的架势。她不能容忍死去的卡利京，她的侄女嫁给卡利京后不久，她就回到了自己的小村庄，在一处没有烟囱的农舍里一住就是整整十年。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有点儿怕她。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矮小的身材，尖尖的鼻子，虽说已在耄耋之年，却依然是满头黑发，一对溜溜转的眼睛，行动敏捷，坐不弯腰，说话又利落又清楚，尖细的嗓门儿脆亮。她总是戴一顶白包发帽，穿一件白上衣。

“你这是怎么啦？”她突然问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哎哪门子气呀，我的少奶奶？”

“没什么，”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低声说，“那几抹云彩多好看啊！”

“这么着你是惋惜它们啦，是吗？”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什么也没有回答。

“格杰奥诺夫斯基怎么还没来？”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一边麻利地穿动着编针(她正在用毛线编织一条大围巾)，一边说，“他跟你在一起要么就会唉声叹气，要么就会瞎说八道。”

“您对他的看法怎么总是那么苛刻！谢尔盖·彼得罗维奇^①是个值得敬重的人。”

“值得敬重！”老太婆重复着，语气里含着责备的意味。

“而且他对我过世的丈夫是多么忠心！”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直到现在，他想起我丈夫来心里还怪难过的呢。”

“可不是！是人家拎住耳朵把他从泥潭里救出来的嘛。”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嘟囔着，手里的编针穿动得更快了。

“看起来是那么恭顺老实，”老太婆又开始说，“满头白发，可嘴巴一张，不是瞎话连篇，就是胡说八道。亏他还是个五等文官呢！咳，可也是，牧师的儿子嘛！”

“谁能没过错啊，姑姑？这种毛病他当然有。是啊，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没受过教育，不会说法语，但是他，随您怎么说，倒是挺讨人喜欢的。”

“是啊，他总是讨取你的欢心。不会说法语——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自己对法国‘洋腔’也差劲儿，不过，他最好哪国话也不会说，免得一开口就撒谎。瞧，还凑巧真不经提，说着他他就来了。”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往街上瞅了一眼，补充说，“这不，你那位讨人喜欢的人走过来了。这么细长的个子，活像一只鹳鸟！”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整了整自己的髻发。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冷笑着瞧了瞧她。

^① 格杰奥诺夫斯基(姓)的名和父名。

“你头上怎么好像有一根白头发，我的少奶奶？你该把帕拉什卡^①痛骂一顿才是。她怎么没看出来？”

“您呀，姑姑，总是这样……”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恼火地嘟囔着，用手指敲打着安乐椅的扶手。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格杰奥诺夫斯基到！”一个脸蛋儿红喷喷的侍童从门外闪进来，尖声尖气地通报着。

二

来人高高的个子，穿一件整洁的常礼服和一条显得有点儿短的裤子，戴一双灰麂皮手套，打着双层领结——黑色的在上，白色的在下。从文雅端庄的面容和梳得溜光的鬓发到着地无声的平底皮靴，浑身都散发出得体和彬彬有礼的风韵。他首先向一家之尊的女主人鞠了一躬，然后又向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行了礼，这才慢条斯理地脱下手套，走向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伸出来的纤纤玉手，毕恭毕敬地将它一连亲吻了两次，然后不慌不忙地坐进了安乐椅，搓着手指尖儿，微笑着说：

“叶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好吗？”

“好，”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回答说，“她在花园里。”

“叶连娜·米哈伊洛夫娜呢？”

“列诺奇卡^②也在花园里。有什么新闻没有？”

“怎么没有，您哪，怎么没有，您哪，”客人慢慢地眨巴着眼睛，噙着嘴说，“喏！……眼前就有一件新闻，而且是十分惊人的新闻：费奥多尔·伊万内奇^③·拉夫列茨基回来了。”

①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侍女。

② 叶连娜的小名。

③ 伊万内奇是伊万诺维奇的快读音。

“费佳^①回来了!”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激动得喊了起来，“得啦，你可不是胡说八道吧，我的爷?”

“绝对不是，您哪，我都亲眼看见他了。”

“哼，就凭你一说也算证明!”

“他结实多啦，”格杰奥诺夫斯基接着说，对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的挖苦装出一副听而不闻的样子，“肩膀更宽了，满脸红喷喷的。”

“结实多啦，”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字一板地说，“您以为出了这种事他还能身宽体胖?”

“可不是，您哪，”格杰奥诺夫斯基说，“换个人处在他的地位，都不好意思露面啦。”

“这是为什么?”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打断了他的话，“干吗要胡说八道?一个人既然回到了故乡——你们还能叫他往哪儿躲?倒好像是他的过错!”

“我斗胆告诉您，老太太，当妻子行为不端时，丈夫总是有过错的。”

“我的爷，你这么说是因为你没有结过婚。”

格杰奥诺夫斯基勉为其难地微微一笑。

“请允许我好奇地打听一下，”在短短的沉默之后，他问道，“这么好看的围巾是给谁织的?”

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迅疾地瞪了他一眼。

“只要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她回答说，“这个人从来也不造谣生事，不要滑头，不撒谎，我就给他织。我很了解费佳，他错就错在对妻子太娇宠。哼，还是恋爱结婚的呢，可这种恋爱的婚姻从来也闹不出什么好结果，”老太婆朝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斜了一眼，站起身来，“而你，我的爷，现在可以随便拿什么磨牙了，拿我磨牙也行；我走了，不打搅了。”说罢，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扬长而

^① 费奥多尔的小名。

去。

“瞧，她一向这样，”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目送着自己的姑姑说，“一向这样！”

“她老人家这么把子年纪，有什么法子呢，您哪！”格杰奥诺夫斯基说，“就由她老人家说谁不要滑头吧。可现如今谁不要滑头呢？世道如此嘛。我告诉您，我的一位官爵不小的最可尊敬的朋友说：现在啊，他说，连老母鸡觅食都要滑头——一心要吃那粒米，可仿佛只有从旁边绕过去才是高招。太太，照我看，您的性格真像一位天使；请把您嫩白的小手儿递给我。”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莞尔一笑，接着抬起她那小拇指翘翘着的胖乎乎的手，向格杰奥诺夫斯基伸了过去。他亲吻着它，而女主人也就势将自己的安乐椅向客人那边挪了挪，微微弯下身去，低声问：

“这么说您见着他了？他真的什么事也没有——又健康，又愉快？”

“愉快着呢，您哪，一丁点事儿也没有，您哪。”格杰奥诺夫斯基耳语着。

“您没听说，他的妻子现在在哪儿？”

“不久前在巴黎，您哪；现在听说到意大利去了。”

“说实在的，费佳的处境真可怕。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忍受。当然，不幸的事人人都会碰上，可要知道，他的事可以说在整个欧洲都上了报纸啦！”

格杰奥诺夫斯基叹息了一声。

“是啊，您哪，是啊，您哪。据说这女人交往的既有男演员，也有男钢琴家，还有照当地称呼的什么雄狮和野兽^①。把羞耻心都丢尽啦……”

“真是不幸，太不幸啦，”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谢尔盖·

^① 泛指社交界的风流人物。

彼得罗维奇,您知道,论起亲戚关系来,他还是我的远房表弟呢。”

“那还用说,您哪,那还用说,您哪。对您的家世,我怎能不一清二楚?这哪能啊,您哪。”

“他会到我家里来吗,您怎么想?”

“想必会来的,您哪;不过,我听说他打算到自己的农庄去。”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举目望着天空。

“唉,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我在想,我们做女人的,一举一动该多么小心谨慎啊!”

“女人跟女人不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不幸的是有这样一种女人——水性杨花……嗯,年龄也有关系;还有,打小就失去了方寸,没有了规矩。(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从衣兜里掏出一块方格蓝手帕,开始把它展开。)当然,这种女人是常有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用手帕的一角依次拭擦着双眼。)但一般而言,如果要评断是非,也就是说……城里的尘土真大。”他结束说。

“Maman, maman^①,”一个模样儿长得很不错的小姑娘,约莫十一岁,跑进屋来欢叫着,“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②骑着马往咱们这儿来啦!”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站了起来;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也站了起来,并且鞠了一躬。“向叶连娜·米哈伊洛夫娜^③致以深深的敬意。”他说罢,彬彬有礼地退向一角,开始捂住他那端正的长鼻子擤鼻涕。

“他的马多漂亮啊!”小姑娘继续说,“他刚才到了边门,告诉我和丽莎^④,他就要到前门来。”

传来了马蹄的笃笃声,一位英俊的骑士骑着一匹漂亮的枣红马,出现在街上,走到敞开的窗前停了下来。

① 法语:妈咪,妈咪。

② “尼古拉伊奇”是“尼古拉耶维奇”的快读音。

③ 即跑进屋来的小姑娘。

④ 叶丽莎维塔的小名。

三

“您好，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骑士的嗓音嘹亮而悦耳，“您喜欢我新买的马吗？”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凑近窗口。

“您好啊，Woldemar^①！嗨，多好的马呀！您向谁买来的？”

向军马采购员买来的……这强盗，要价高着啦。”

“这马叫什么名儿？”

“叫奥尔兰德……不过这名儿太俗气，我想改一下……Eh bien, eh bien, mon gargon……怎么这样不老实！”

马打着响鼻，踏着蹄子，摇着脑袋，嘴里吐着白沫。

“列诺奇卡，摸摸它，别害怕……”

小姑娘从窗里探过手去，但奥尔兰德突然竖起前蹄，闪向一旁。骑士没有慌神，而是用小腿把马一夹，挥起马鞭往马脖子上一抽，别看这马还在反抗，到底还是乖乖地重新立定在窗前。

“Prenez garde, prenez garde.^②”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重复着。

“列诺奇卡，跟它亲热亲热，”骑士说，“我不会让它再胡闹了。”

列诺奇卡又探过手去，怯生生地碰了碰奥尔兰德扇动着的大鼻子。这马不住地颤抖着，一个劲儿地咬着嚼子。

“真棒！”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欢呼着，“好啦，现在请下马进来吧。”

骑士飒爽地拨转马头，用马刺刺了刺马肋，让它沿街小步跑了起来，径直驰进了庭院。不一会儿，这骑士摇着马鞭，从前厅跑入

① 弗拉基米尔的法语读音，音译为沃尔德马尔。

② 法语：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了客厅。与此同时,在另一扇门的门槛上,出现了一位身段苗条、满头乌发的高个子少女,年龄约莫十九岁,她就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大女儿——丽莎。

四

我们刚刚介绍给读者认识的这位年轻人,名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潘申。他在彼得堡内务部供职,是承办特殊使命的官员。他到O城来,是受他远房亲戚、省督佐涅贝格将军的调遣,执行官方委派的临时任务。潘申的父亲是位退位骑兵上尉,著名的赌徒,此人长一对甜蜜蜜的眼睛,面容无精打采,嘴唇神经质地不住抽搐,整整一辈子都泡在显贵之中,经常出入两个首都^①的英国俱乐部^②,以精明机智著称一时,虽说不十分可靠,却是个可亲可爱的男子。别看他精明机智得出奇,却几乎经常处在贫困的边缘,留给自己独生子的只是一笔数目不大和败落不整的家业。然而,他却照自己的方式关心着儿子的教育: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法语说得很漂亮,英语也说得挺不错,只有德语一塌糊涂。这也是理所当然;上流社会的人德语说得呱呱叫,反倒觉得是一种羞耻;只是在某种场合,大多是在插科打诨的场合,人们才可以偶尔冒出那么几个德语词儿,因为诚如彼得堡的巴黎人常说的那样:C'est même très chic^③。从十五岁起,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就能满不在乎地进入任何客厅,在那里自得其乐地转悠一阵子,又就势飘然而去。潘申的父亲为自己的儿子拉上了许多关系。在两局桥牌之间的洗牌时刻,或是在一次成功的“大满贯”之后,他从不放过

① 指彼得堡和莫斯科。

② 指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贵族俱乐部。

③ 法语:这倒是一种雅趣。

机会,向迷于此道的某某要人提一提自己的“沃洛季卡”^①。从自己这方面说,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在上大学那会儿(他毕业时取得学士学位),就结识了一些名门望族的公子哥儿,开始出入高贵显赫的家庭。到处都乐于接待他。他仪表堂堂,风流倜傥,言谈风趣,而且一向朝气蓬勃,一切都跃跃欲试,需要谦恭时他毕恭毕敬,需要果断时他敢作敢为,是一位出色的伙伴,uncharmant garçon^②。在他面前,展现出一个人令人仰慕的前程。潘申很快就懂得了上流社会为人处世的个中奥秘;他既善于满怀真正的崇敬之情对待它的行为规范,也善于以半带嘲弄的正经做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对一切紧要的事情却又装出视同儿戏的样子;他一身的英国式打扮,舞也跳得极好。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在彼得堡就名闻遐迩,成了最可爱和最机灵的年轻人中的一个。潘申的确非常精明机智——比起他老子来一点也不差;不过他还十分有才干。他一切都得心应手:唱歌唱得婉转好听,绘画绘得洒脱自如,还会写诗,登台演戏也相当不错。刚满二十八岁,可他已是宫廷侍从,还有个非常好的官职。潘申坚信自己,坚信自己的智慧,坚信自己的洞察力。他走起路来勇往直前,欢快轻盈,劲头十足;他的生活可谓一帆风顺。他已习惯于一切人无分老幼地喜欢他,而且自以为深谙世人,尤其是妇女:对她们的一般弱点了如指掌。他是个颇有艺术气质的人。他感觉得到自己既有激情,也有某种瘾头和骚动,因此也容许自己诸多有失风范的毛病:他纵酒作乐,跟不属于上流社会的人们交往。总的说来,他表现得无拘无束,城府不深,然而在内心的深处,他却冷酷而狡猾,即便在狂饮之时,他那双机灵的褐色眼睛也总是警戒着,观察着。这个大胆而放纵的年轻人,任何时候也不曾完全沉湎于酒色,忘情于享乐。但是,凭良心说,他从来不吹嘘自己的胜利。他刚到O城就来到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府上,

① 弗拉基米尔的昵称。

② 法语:一位令人神往的哥儿们。

而且很快就跟她们亲如一家。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他十分宠爱。

潘申向房间里的人亲切地一一点头致意，接着跟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和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①握了握手，又轻轻地拍了拍格杰奥诺夫斯基的肩膀，然后用脚后跟转过身去，逮住了列诺奇卡的头，吻了吻她的前额。

“骑这么一匹劣性子马，您就不害怕？”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问他。

“得了吧，它老实极啦。我这就告诉您，我害怕什么：我害怕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玩朴烈弗兰斯^②。昨天在别列尼齐娜家里，他把我赢得分文不剩。”

格杰奥诺夫斯基尖声尖气地谄笑起来：他一心想巴结这位来自彼得堡的、前程辉煌的年轻官员和省督的红人。在跟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交谈时，他常常提到潘申的杰出才能。要知道，这是他考虑再三得出的结论：怎么能不称颂呢？这年轻人左右逢源地生活在最高一层的人物中，在公务上堪称典范，而且没有丝毫傲气。其实，就是在彼得堡，潘申也被公认是一位干练的官员：他干起工作来热火朝天，可谈起工作来却说说笑笑，就像一个上流社会的人理应如此的那样，他对自己的辛劳并不特别在意，而且自认只是个“执行者”。上司们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下属。潘申本人确信，如果他愿意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可以当上大臣。

“您说我赢了您，”格杰奥诺夫斯基低声说，“可上星期是谁赢了我十二个卢布？而且还……”

“恶棍，恶棍。”潘申语气亲昵地打断了他的话，但也漫不经心地微微透出几分轻蔑。接着，他不再理会他，走到了丽莎跟前。

① 叶丽莎维塔的别称。

② 一种牌戏。

“我在这里找不到《奥伯龙》^①的序曲，”他开始说，“别列尼齐娜一个劲地夸耀说，她有全部的古典音乐，可事实上除了波尔卡和华尔兹舞曲之外，她什么也没有。不过我已往莫斯科去了信，过一个星期，您就会有这个序曲了。顺便说说，”他继续着，“我昨天谱写了一首新的浪漫曲，歌词也是我作的。想不想我给您唱一唱？我不知道是不是成个东西。别列尼齐娜认为它十分讨人喜欢，但她的话毫无意义，我想知道您的看法。不过，我以为，最好还是以后再说吧。”

“为什么要以后呢？”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插话说，“干吗不就在现在？”

“遵命，您哪。”潘申带着一种来得容易去得快的明朗和甜蜜的微笑，回答说。接着，他用一只膝盖把椅子拱到钢琴前，坐下，在弹出几组和弦后，咬字清晰地唱起了下面这首浪漫曲：

在大地上高悬着一轮明月，
漂浮在雪白云絮之间；
神奇的月辉有如海浪在涌动，
从高高苍穹向下流泻。

我的心海凭借着自己的月光，
辨出了你倩影的流芳；
无论在欢乐还是在痛苦之中，
它只因你一个人激荡。

无言的渴望啊和深沉的思恋，
用苦涩注满我的心田；
我痛不欲生而你却无动于衷，

① 德国浪漫主义歌剧奠基人卡尔·马林·韦伯(1786—1826)的歌剧，作于1826年。